

老汉口奇案

毒品大王假死之谜

荒野冤魂

陆军总医院强奸案

慈祥的诈骗犯
错综复杂盗宝案

一元小钱酿命案

垃圾场的弃尸

刘益善 范文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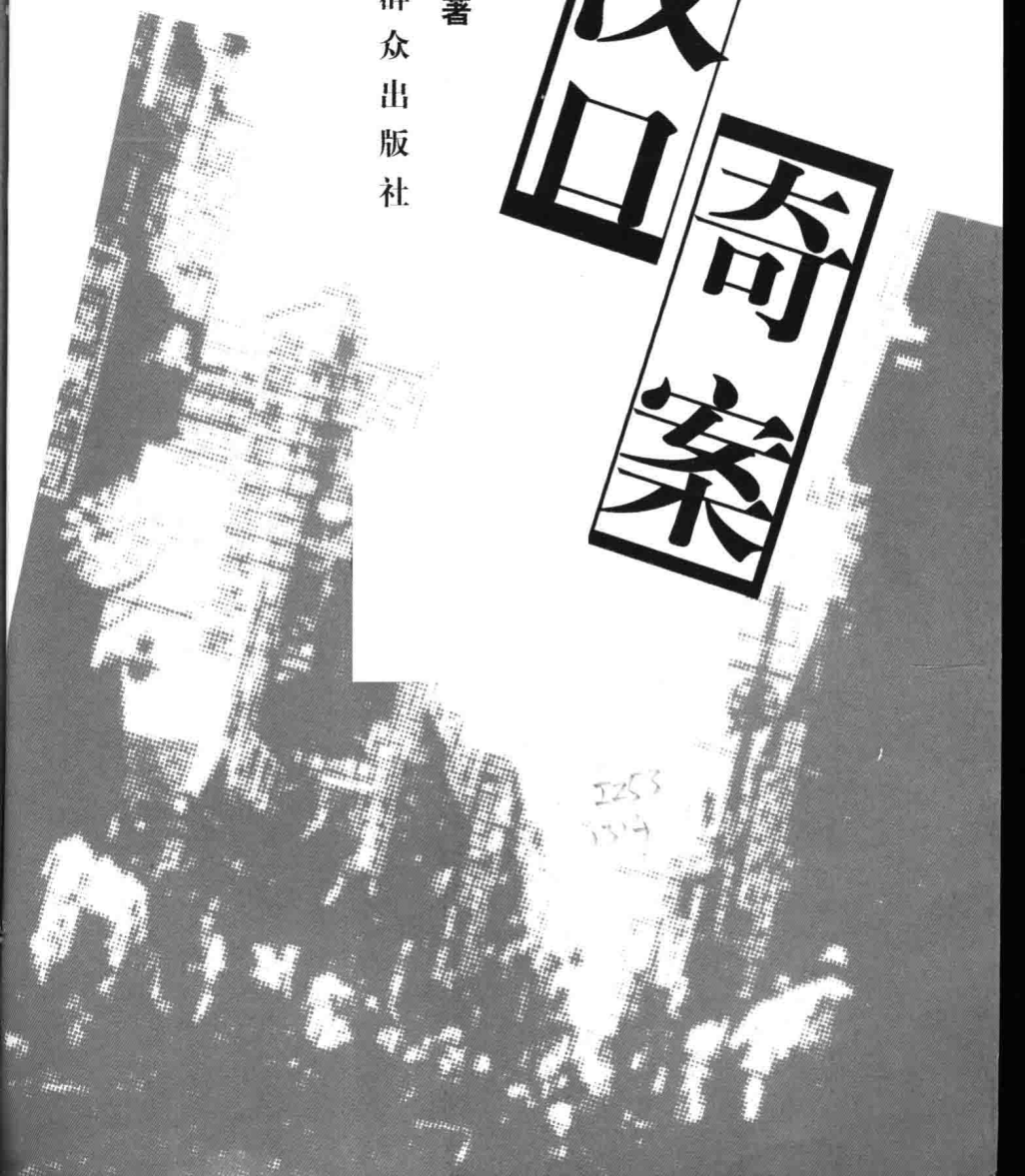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刘益善 范文琼 著

群众出版社

七汉口奇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汉口奇案/刘益善, 范文琼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 2

ISBN 7-5014-2885-9

I. 老… II. ①刘…②范…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刑事犯罪—案例—武汉市—民国 IV. I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156 号

老汉口奇案

刘益善 范文琼 著

责任编辑: 张 晔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张代英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39 千字

印 张: 9.625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885-9/I·1220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陆军总医院强奸案·····	1
景明大楼的耻辱·····	16
荒野冤魂·····	35
毒品大王假死之谜·····	57
错综复杂盗宝案·····	65
真凶假死的丑剧·····	92
凶残奇特的“双钉案”·····	102
唱“文明戏”的演员·····	119
看守所里的“双服毒”·····	148
失踪的玉佛·····	155
周屠户一剑显报应·····	168
慈祥的诈骗犯·····	177
夜半枪声·····	185
李代桃僵送冤魂·····	200
一元小钱酿命案·····	213
痴情女血洒负心汉·····	224
垃圾场的弃尸·····	241
忏悔的灵魂·····	263
多情的“盗窃案”·····	284
神秘的“拐骗案”·····	297



陆军总医院强奸案

陆军总医院强奸案

1948年，在武汉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刑事案。本来，这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由于一些人的包庇掩护，使这起并不复杂的案件一波三折。在全国人民及舆论界等各界人士的声援下，一直闹到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及“代总统”李宗仁那里，最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严惩了罪犯，从而展现了一场正义与邪恶、民主与强权的较量。

9月9日晚，坐落在汉口黄埔路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汉口陆军总医院（现为161医院）的住院部内，27岁的青年女子陈愉像往常一样到水池边去洗衣服。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厄运正悄悄向她袭来。

陈愉的丈夫叫楼将亮，系浙江诸暨人，40岁，乃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因患肺结核，在该院内科11号病房住院治疗。由于病重，陈愉被特许和丈夫一起住在病房中以便随时照料。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仅8个月，也随同父母住在医院。

陈愉毕业于师范学校，在解放前夕，能够接受这么高的教育的女性很少，所以她的气质使她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加之她容貌本就姣好，因而更是与众不同。由于她举止端庄，所以人



们形容她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她自与楼将亮结婚后，伉俪情深感情甚笃。现在丈夫虽然患上在当时令人谈之色变的肺结核，但她并不因此嫌弃，在医院里，她精心照料丈夫，一心盼望丈夫早日痊愈。

在内科 17 号病房内，同时住着 6 个人，他们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中校主任崔博文、国民党某部少校副官石盘、国民党少校军医曾立民、上尉军医凌志同、国民党汉口市督察局查大钧及某大学的学生袁尚质，最后这两个人虽不是国民党的军官，但因为与联勤总部的人有亲属关系，所以也开后门住了进来。名义上他们是住院治疗，其实他们的病并不重，只不过借住院为名放松一下自己。由于他们家境都好，吃喝玩乐样样在行。如今碰到一起，很快就因“志同道合”而成了知己。在这里吃饱喝足又无所事事，就想寻求一下刺激，很快，他们的目标就瞄向了年轻貌美又气度不凡的陈愉。于是他们有事无事就找陈愉搭讪。陈愉一眼就看出这几个家伙不怀好意，始终冷言相对。陈愉越是这样，这几个家伙的邪念就越强。他们私下商量，一定要把这个冰美人搞到手。仗着有钱有后台，他们对陈愉越来越放肆，从言语调戏到淫词秽语，公开对陈愉进行挑逗戏弄。

陈愉的丈夫虽然是堂堂的“国军”的上校团长，但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毕竟是外乡人，同时也是为了不让丈夫操心而影响治疗，陈愉就想方设法避开这几个流氓。为了少惹麻烦，她白天尽量呆在病房里，像洗衣服这些不得不出门的事，就挨到病人们都睡觉了后才出去。

看不到陈愉，这 6 个家伙很焦急，色胆再大，总不能跑到人家病房去当着她丈夫的面调戏她吧。但他们贼心不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终于发现陈愉每晚到水池洗衣服的规律。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一个邪恶的计划产生了。



9月9日晚上,石盘叫他的勤务兵陈松连到走廊去睡,等一切都安排好后,6个家伙像猎取猎物的狼,悄悄躲在暗处等待。到时间了,当陈愉端着一盆脏衣服出来走到11号病房门口时,崔博文和凌志同猛扑过来,崔博文用纱布棉花塞住陈愉的口,凌志同夺过她手上的脸盆,然后石盘等另外4个人一拥而上,把陈愉抬进了17号房。这时的陈愉想叫叫不出,想动也动不了。她虽拼命挣扎,但一个弱女子哪是6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的对手,不一会儿她就被按在地板上,随即身上的衣服也被剥个精光。

崔博文是这一邪恶计划的策划者,他自然是第一个实施罪恶,然后其他的几个一个个在陈愉身上满足了兽欲。就这样,在这样一家国民党正规的军医院中,一个国民党上校的妻子被这6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轮奸了。

6个家伙发泄完后,对陈愉威胁说:“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声张,否则,嘿嘿,小心你丈夫和孩子的性命。”

陆军总医院强奸案

二

陈愉惨遭蹂躏后,痛不欲生,她想到了死。在旧时的中国,一个女人遭此侮辱,这可是奇耻大辱。但是想到病重的丈夫,想到年幼的儿子,她又不能死。甚至,她还不敢把遭受凌辱的事告诉丈夫。她知道,丈夫性如烈火,但现在身患重病,得知自己受此奇耻大辱,一定会与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去拼命,可他势单力薄,即使不被打死,也会加重他的病情甚至危及他的生命。

但是,陈愉毕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她不愿就此忍气吞声默默咽下这杯苦酒,更不愿让这6个流氓逍遥法外。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一早,她带着6个人犯罪的证据——被撕破和沾了这6个禽兽精液的衣裤来到了院长室,向院长蔡善德和



训导长刘家祯哭诉了这6个人的兽行,要求严惩这6个罪犯。

听了陈愉的哭诉,蔡善德和刘家祯都惊呆了,这六个人和医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凌志同本身就是医院的检验员,院里的医务长又是他的换帖兄弟,首犯崔博文是医院主任大夫张主任的知心好友,而曾立民的妻子则在医院工作,他本人又是张主任的同学,袁尚质虽然只是大学生,但他的叔叔却是医院的长官。

但是,陈愉的控诉,又让他们无法置之不理,那确凿的证据,加之她身上累累抓痕,都已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犯罪。蔡善德和刘家祯犯了难。严肃查处吧,会牵动院中微妙的人际关系,更主要的是,这事一旦张扬出去,医院的声誉可就完了。可是,不查处也不行,怎么办?

刘家祯想了一下,说:

“楼太太,你的不幸我很同情,对这几个人的行为,我很痛恨,可是你想啊,这事如果张扬出去,你的名誉、楼团长的声誉,怕——嘿嘿,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那你说怎么办?”陈愉反问道:“难道就这样算了?”

“怎么能算了呢?”刘家祯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这样不是便宜了他们么?”

陈愉疑惑地望着他,问:

“那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

“私了。”刘家祯说,“让他们每个人拿笔钱出来,作为对你的赔偿费,另外,我马上打发他们出院,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你的清白也保住了,他们也受到了惩罚。”

“不行!”陈愉断然拒绝说,“这样做才是真便宜了他们。”

刘家祯见陈愉态度这么坚决,马上拉下和善的面孔,阴阴地冷笑一声后说:

“楼太太,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你又不是黄花闺女,连孩



子都生了两个，还在乎这一次？”

陈愉万万没想到刘家祯会说出这么无耻的话，她气愤地说：“这话亏你说得出口！你们不管我到军法处告去。”

陈愉说完站起身要走。

一见陈愉要走，一直不开腔的院长蔡善德慌了，忙拦住陈愉，说：

“楼太太，你急什么，我们并没说不管呀。”

陈愉狐疑地望着他。

蔡善德对陈愉温和地一笑，又把她按在椅上坐下后说：

“楼太太，你误会了刘训导长的意思，他让你私了，完全是为你着想。因为这事一闹，楼团长就肯定会知道，根据他现在的病情，能经得起这刺激？再说了，就是你告到军法处，按规定，你得先找铺保，否则，得先把你押起来。到那时，不但楼团长没人照料，你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听说你的小儿子还在吃奶，他能离得开你？”

一席话说得陈愉目瞪口呆，好一会儿她才回过神来，问：

“这么说，你们是要强迫我接受私了？”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蔡善德忙说，“如果能私了当然最好。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绝不勉强。你放心，我们一定为你主持公道，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陈愉问。

蔡善德说：“这件事我们需要调查，不过在调查没有结果以前，希望你不要把这事讲出去。否则，有什么麻烦我们概不负责。”

“你们真能主持公道？”

“瞧你说的，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蔡院长不悦地说。

陈愉想了想，答应了。



三

陈愉满怀希望等待院方的调查结果，谁知她回到病房没多久，就听病友讲，说17号房的人怎么突然讲起卫生来了，竟然搞起了大扫除。

听到这消息，陈愉一愣，很快意识到什么，忙跑去一看，果然，17号房，这个给她留下耻辱的罪恶之地，现在已是面目一新，地板被擦洗得锃亮锃亮，全无了那天犯罪所留下的痕迹；桌椅床凳摆放得整整齐齐，谁也看不出她那天拼命挣扎的模样；就连床单，也是雪白雪白，使人一看就感到住在这里的都是有教养的人。

陈愉感到不妙，还没听说调查怎么就先把作案现场的罪证毁掉了呢。

陈愉估计的不错，在找院长哭诉被院长哄走后，院长立即把这情况告诉崔博文等人。崔博文等人有点慌了，这时院长反过来给他们出主意，于是石盘命令他的勤务兵陈松连，立即用拖把将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又把整个房间打扫得整整齐齐，毁掉了一切犯罪的现场证据。

陈愉很生气，再次找到院长，并坚持要求检查自己身上的伤情，以便记录在案。院长无法拒绝，只好让人对陈愉作了全面检查。经检查，陈愉的面部有十几处抓痕，臂部有一处，阴部有四处。只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证据，因为时间隔得太久，加之多次便溺，所以声称没有发现精液。

虽然作了检查，但一连几天，医院仍然没有任何动静。这时陈愉看出想依靠医院方面解决问题已不可能，于是她鼓起勇气，以一弱女子之身，决定向法律求助，为捍卫正义和自己的尊严而



战。她知道，这件事一旦捅开，想瞒住丈夫已不可能了，于是她不得不把受辱的事告诉了楼团长。

果然，楼团长一听此事，气得肝胆俱裂，当即跳起来要去找崔博文等人拼命，陈愉死死抱住了他，边哭边向他陈述利害，说他以病弱之身，与6个豺狼拼命，除了徒自受辱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同时，孩儿幼小，如有不测，他们依靠何人？在陈愉的一再劝阻下，楼团长终于冷静下来。夫妻俩经过商量，决定克服陈规陋习，大胆把这事捅出去，以寻求社会上有良知人的支持。

陈愉勇敢地抛开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而来到了汉口市妇女会，向他们控诉了崔博文等人的犯罪事实和院方隐瞒包庇的真相，接着，她又先后去了浙江省同乡会、汉口市参议会、湖北省参议会，向他们作了血泪控诉。

听了陈愉的控诉，凡有良知的人无不拍案愤起表示对陈愉的支持。汉口市妇女会在听了陈愉的控诉后，当即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并向全市发出通电。会后又派该会负责人张人骥先生（当时国民党国大代表、汉口市参议员，解放后参加“民革”）带着陈愉去找汉口警备司令阮齐，要求法办凶手。谁知阮齐因这些罪犯都有很硬的后台，竟托病不见，经张人骥一再要求，才由阮齐的妻子代为接见。

“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为了进一步寻求支持，又致电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让她们主持公道。

与此同时，武汉著名律师张楚信、张显荣公开表示，愿意义务担任陈愉的法律顾问，进行法律援助。

随即，武汉的《华中日报》、《大刚报》、《正风报》、《中国晚报》、《罗宾汉》等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一天下奇案。上海一些报纸的驻汉记者也发出了专电，顿时间，陈愉一案闹得满城风雨，震惊了全国。



迫于舆论的压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不得不下令逮捕了崔博文等6名罪犯。

正当陈愉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充满信心与邪恶作斗争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9月18日的下午,陈愉四岁的大儿子跟随一个自称护士的人出去玩后就突然失踪,陈愉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却一点踪迹也没有。陈愉明白,这又是崔博文一伙勾结院方搞的鬼,目的是向她施加压力,摧毁她的意志,因为对一个母亲来说,还有什么比亲骨肉更重要的呢?

幸好在4天后,警察局捡到一个丢失的幼童,根据他的衣着,警察局判断他不会流浪儿,于是登报寻找他的父母,陈愉慌忙赶到警察局,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儿子。

紧接着,一些对陈愉的不幸遭遇曾表示同情或者支持的人忽然改变了态度,他们或疏远了陈愉,或作伪证,面对一些记者的采访或有关部门的调查人员,这些曾怒骂崔博文等人为禽兽的人,忽然称陈案是天方夜谭,是编造的谎言。

面对这些变化,陈愉并没有退缩,她明白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她要勇敢地迎接挑战,决心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四

崔博文等人被捕后,面对审讯,一个个矢口否认了对陈愉的轮奸犯罪,反过来他们以攻为守,声称这是陈愉对他们的诬陷,要求追究陈愉的诬告罪。

为了配合崔博文等人的反扑,医院泡制了一份有51个伤病员联合签名的报告呈交给白崇禧,要求警方到医院来听听陈愉“左邻右舍”的意见。很显然,院方已经从遮掩包庇转为公开为罪



犯翻案的立场。

一场反扑的暴风向弱女子陈愉扑来。

接着,崔博文等人的家属四处奔走,托关系,找熟人,又公开召开茶话会,利用他们的关系请来一些社会名流,对崔博文等人的犯罪进行辩护,对陈愉进行攻击,以求得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联名写信、写申诉状、辩护状等送交白崇禧及有关部门,企图影响对崔博文等人的审判,并且诬陷陈愉是牺牲他人的名誉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怀疑她有精神病甚至诬陷她为“共匪”,指责陈愉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军的士气云云。

如此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并没有到此为止,崔博文等人在受审讯期间,其家属更是孤注一掷,在几家大报上连续3天刊登所谓的《被诬家属敬告各界书》,对陈愉进行公开的诽谤,列举种种现象力图证明崔博文等人是被诬陷,是无罪的。他们一共提出了6个问题以试图证明崔博文等人的罪行全属莫须有,第一条就是院方的检查记录,说陈愉阴部经检查,未发现精液,这说明她遭轮奸纯属无稽之谈。陈愉此时才领悟到为什么院方一直在事件发生后一再拖延,直到第3天才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不得不进行检查,她更加领教了院方的老谋深算和阴险狡诈。但铁的事实是不容抹杀的,衣裤上的痕迹便是铁证。但就是面对这样的铁证,崔博文等人的家属也试图推翻,说陈愉提交的物证上,仅有3小点污迹,与6人之精液量太悬殊。他们如此地歪曲事实,已经顾及不到自己的说法已经前后矛盾,既然轮奸之说纯属乌有,试问物证上的污迹又从何而来呢?

更为荒唐的是,他们竟然指出,陈愉如真被6人轮奸,神志应当昏迷,怎么还能清楚地记得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最后一个,这成为他们指责陈愉编造谎言的充分理由。如此怪论令人啼笑皆非,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根据说明遭轮奸者必致昏

陆军总医院强奸案



迷。或许，在他们眼里，崔博文等人的行为还不够残酷彻底，没有令陈愉神志不清，真是欲盖弥彰，只是更加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在《告各界书》上，他们还强调 17 号地板经检验，未发现有精液痕迹，可见陈愉纯属诬告。崔博文等人在院方的协同下毁灭证据，现在竟然贼喊捉贼，真是无耻之极。《告各界书》还以崔博文等人均受过相当教育为理由，辩称他们怎会干如此禽兽行为。殊不知，历史上受过高深教育最后成为大奸大恶之徒是大有人在，他们的诡辩只是更加证实了他们的理屈词穷。最为可笑的是，他们指出崔博文与曾立民等均有妻室，在生理上没有必要犯强奸罪，如此幼稚的逻辑，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纯属强词夺理，那些强奸犯难道个个都是光棍不成吗？

《告各界书》虽然在武汉三镇大造了一阵声势，毕竟铁证如山，真相难以掩盖，广大市民并没有因《告各界书》而轻信了这些无耻的诡辩，相反，他们更认识到陈愉面对的是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因而给予了陈愉更大的支持。“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在致全市人民的通电中，明确指出“……6 奸犯事后复串通医院，淹没罪证，掩饰事实，尤属罪大恶极……谁无姐妹，谁无妻室？是可忍孰不可忍！如长此以往，不加严办，何以惩效尤而维持风化？何以处军犯？”

湖北参议会是在给白崇禧的电文中，强烈要求白崇禧“主持公道，鉴核事实，依法严办”。

与此同时，汉口参议会也给白崇禧致电，称“6 军官轮奸住院军官家属，实属道德沦丧，妨害风化，影响社会，至为重大”，希望白崇禧“支持公理，伸张正义，维持道德，保障人权”等等。

自陈案发生后，武汉几家影响较大的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关于陈案的报道，其中大部分的读者支持陈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封读者来信这样说：

“6人集体轮奸案，发生在重镇的汉口陆军医院，实是大武汉的奇耻大辱。六犯均是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此罪有失机关名誉，廉耻与天良丧尽，无耻之极，对此案的骄淫兽性，颠狂淫乱，我们应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督促政府彻底严办。”

面对正义的呐喊，崔博文等人慌了手脚，无奈之中，也是黔驴技穷，他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以身患“重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而医院也“密切配合”，给他们开具了“病危证明”，于是，以住院为名寻欢作乐犯下强奸罪的罪犯转眼间个个都变成了“腹腔积水”、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危重病人”。

发人深省的是，像这样明显虚假的证明，居然得到了有关当局批准，6个罪犯被送回了医院，以“继续治疗”。

五

崔博文等6名罪犯被送回医院的消息传开后，舆论大哗，群情激愤。而这6个罪犯，或者有恃无恐，或者是最后的疯狂，居然跑到楼团长的病房，当着他的面指着陈愉骂道：

“老子强奸了你又怎么样？今天老子不是回来了？等着瞧，老子就要看你们还能活几天！”

面对罪犯嚣张的气焰，楼团长和陈愉真是又气又悲，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被抓进去的人怎么又放了回来。难道他们真能手眼通天？难道这世上就没了公理？

就在人们对崔博文等罪犯送回医院一事议论纷纷之时，事情突然发生了大逆转。

这天，白崇禧突然接到“最高领袖”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



“……上校军官楼将亮之妻陈愉被崔博文挟持轮奸等事情，希查明严办，以张法纪。”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白崇禧惊愕万分，这不仅是蒋介石的介入非同小可，更在于蒋介石在电报中对案情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白崇禧猜测是哪位通天的人物把案情捅到他那里去了，再也不敢怠慢，马上下令把崔博文等人重新收监。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又随后而至，电报说：“……惟医院方面袒护被告，毁灭有力证据，以致社会舆论沸腾等，希并案合办并具报为要。”

白崇禧又惊又怕，于是下令军法处立即对崔博文等人进行审判，而这时，蒋介石竟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对六犯的家属左右案件混淆视听的行为表示了关注，电报称：

“……希并案详加严办具报，期勿枉纵为要。”

“领袖”下了“圣旨”，白崇禧此时再也不敢有丝毫马虎，给军法处下达了“三日内判结呈报”的命令。

其实白崇禧明白，蒋介石如此关注此案，如此“体察民情”，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从案发至今，虽只过了几个月，但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且局势在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陈愉一案对国民党悲观的军心无异于雪上加霜，一些军官愤愤不平，纷纷投书军事当局，指出“目前前方正在打仗，军人眷属多数得不到丈夫的直接照顾，而这起丈夫是卧床不起的军官，妻子却被人集体轮奸的案件居然得不到公正的审理，前方将士闻之非常寒心。影响士气匪浅，为了使全体将士坚凝斗志而无后顾之忧，对此案一定要彻底严办”。

这封信说出了蒋介石最担心的地方。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一败再败，但蒋介石并不甘心把江山拱手让给共产党，他还要挣扎，他还需要国民党的将士们为他卖命。陈愉案的发生，确实在

前方将士的心中烙下了阴影,正如这封信上所说,让前方将士寒心。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住这半壁江山,一切以战事为重,他当然得以稳定军心为重,于是不惜一连三封电报督办此案。古人诸葛孔明尚挥泪斩马谡,今日蒋中正难道就不能黑脸杀罪犯?

有趣的是,这起并不复杂的刑事案,原来是一拖再拖一盖再盖,给受害人陈愉及其丈夫楼团长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充分表露了国民党政府所谓的法律、公理,不过都是愚弄人的鬼话。但自“最高领袖”蒋介石亲自过问后,各级部门一夜间都成了执法严明的“包青天”。首先,第九补给区军法处遵照白崇禧的命令,很快审结此案,以共同强奸罪判处崔博文、凌志同、石盘、曾立民死刑,而查大钧、袁尚质因系非军人,军法处不予受理而交地方法院再审;紧接着,白崇禧命令华中“剿总”军法处复审,很快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

事情本来到此已经完结,只要把复审结果报国防部核准后执行就行了,但是现在谁都想借这起刑事案捞取政治资本,“代总统”李宗仁得知审判结果后,立即又指派“总统府”组成一个调查组,会同国防部军法局的局长尤雄章共同来汉再审,这当然只是走个过场,最后审判结果,依然是与一、二审一样。

崔博文等人的下场已是铁打的事实,陈愉总算松了一口气,她盼着早一天看到崔博文等人的下场。

可是奇怪的是,一等再等,陈愉一直没等到处决罪犯的消息。而这时,鉴于武汉的环境,楼团长夫妻已在武汉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遗憾离开武汉回原籍浙江养病去了。

其实,陈愉遗憾才是最正常的事。罪犯虽然经过三审,而三级审判者一个个虽然貌似黑脸包公,但他们并不是真正想杀罪犯,因为这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已挥师江